

曼殊大師全集附錄目次

壹 序跋

一—三〇

梵文典序——章炳麟	一
梵文典序——劉師培	二
曼殊遺書弁言——章炳麟	五
梵文典傷——何震	六
初步梵文典序——章炳麟	六
曼殊畫譜序——河合仙	八
譯河合氏曼殊畫譜序——周作一	九
曼殊文選序——胡韞玉	九
燕子山僧集跋——蕭九重	一〇
蘇曼殊詩集序——柳亞子	一一

燕子山僧集序——段菴旌	一一
絳紗記序——章士釗	一二
絳紗記序——陳仲甫	一三
蘇曼殊譯絳紗記之考證——柳亞子	一四
碎簪記後序——陳仲甫	一九
斷鴻零雁記序——胡寄塵	二〇
斷鴻零雁記序——魏秉恩	二〇
曼殊說集序——盧冀野	二一
燕子龕遺詩序——柳亞子	二一
燕子龕遺詩序——王德鍾	二三
日本僧飛錫潮音跋及其考證——柳無忌	二四
曼殊逸著兩種後序——柳無忌	二九

貳 詩詞

丁未五月寄懷曼殊日本——柳亞子	三一
-----------------	----

戊申十月海上贈曼殊——柳亞子·····	三一
曼殊寄示近作占此報之並訊薊漢閣主時已酉四月——四首——柳亞子·····	三一
和曼殊本事詩十章次韻——十首——柳亞子·····	三二
己酉八月寄懷曼殊杭州——柳亞子·····	三三
東曼殊海上並乞畫夢隱第三圖——柳亞子·····	三三
壬子暮春送曼殊東渡——柳亞子·····	三三
海上贈曼殊楚僧壬子冬日作——柳亞子·····	三三
劉三以曼殊所繪黃葉樓圖索題賦此奉寄時甲寅歲晚——柳亞子·····	三三
戊午五月哭曼殊——四首——柳亞子·····	三四
丁卯五月時日本訪曼殊所稱西京紅葉寺者不可得——柳亞子·····	三四
琵琶湖懷曼殊——柳亞子·····	三五
金閣寺懷曼殊——柳亞子·····	三五
野原櫻州招飲妓寮卽席賦此——二首——柳亞子·····	三五
將去西京留別五首安之丞——柳亞子·····	三六
戊辰七月訪劉三靈素海上寓廬并索觀曼殊遺墨卽用劉三貞壯唱和韻——柳亞子·····	三六

- 戊辰九月二十七日訪周柏年於莫干山夜話曼殊軼事遂成兩律二首——柳亞子……………三六
- 九月三十日西湖謁曼殊墓有作——四首——柳亞子……………三七
- 將爲曼殊卜葬湖上呈元首六絕——六首——陳去病……………三七
- 丁未五月寄懷曼殊大師日本——高旭……………三八
- 夢得抑搖五字醒以語曼殊謂大類別情會貞壯將赴起南昌因足成一律贈之——陳去病三八
- 步曼殊何處詩原韻——鄭桐蓀……………三九
- 戊午六月江干視曼殊殯——黃晦聞……………三九
- 集曼殊句七絕——五首——黃葉……………三九
- 輓曼殊大師二律——楊庶堪……………三九
- 柬曼殊並是畫寒隱圖——高燮……………四〇
- 題曼殊詩集——六首——嚴旣澄……………四〇
- 集曼殊句懷曼殊——四首區植楷……………四一
- 集句弔曼殊上人——任白浪……………四一
- 亞子歸自日本相晤海上承以曼殊全集見貽卽題其端——二首——朱雲光……………四一
- 無題集曼殊大師句——八首——葛克信……………四二

題曼殊大師斷鴻零雁記——二首——鐵翹	四二
踏莎行——葉么鳳	四三
霓裳中序第一——俞鶚	四三
采桑子——蔡守	四三
解珮令——張默君	四四
高臨臺——嚴旣澄	四四
參 傳 略	四六—六〇
蘇曼殊之生涯與作品——米秀澤夫撰——徐蔚南譯	四六
說海感舊錄——胡寄塵	五四
蘇玄瑛傳——柳亞子	五六

曼殊大師全集附錄

萍水 文公直 編

壹 序跋

梵文典序

章炳麟

佛典自東漢初有譯錄。至晉宋漸彰，猶多皮傅；流支真諦，術語稍密。及唐玄奘義淨諸師所述，始嚴栗合其本書，蓋定文若斯之難也。宋初施護，惟淨亦轉譯大乘經論，無慮數十。宋子京與二師時代相接，顧疑方等般若諸部，並由此方偽造，其源出於老莊，何其妄也。雖然，譯述之不善，誠足使人疑殆。當漢世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已譯華嚴寶積般若之篇（支婁迦讖譯兜沙經一卷，即華嚴中品目，又譯道行般若經十卷，即般若中品目；安世高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即寶積中品目；世謂漢時無譯大乘者，其言甚妄，龍藏現存，盡往檢之。）其人既出，安息月氏，於梵漢語言則兩闕。漢朝儒先，經術雖通明，獨短哲學，斯筆受者亦拙，名身尚疏，何有於持論？故於全部，特抽數卷譯之，而其文近於論語孝經及魏晉間士大夫喜老莊言談始利。老莊於釋典，其術語誠弗能密切，然略相近，則僧肇道安諸

師，又往往傳以清言。然觀童受所譯智度中百十二門莊嚴成實諸論，其本文固弗取道家，反覆徵詰，能如其意。特疏家或以老莊相傳，故前有成玄英之疑，（見慈恩傳）後有宋子京之惑，然則論次梵文，蓋其要哉。夫求大義者，慮弗能離訓詁，內典之有翻譯名義，猶儒書之有說文爾雅也。唐人說悉曇者，多至百餘家，今皆晦蝕不可見。始湛然著輔行傳，已多支離，及宋世法雲選翻譯名義集，譌舛尙多。余每恨樊公不爲斯錄，而令疏牒者皮傳爲之也。廣州曼殊比丘既憂之，乃述梵文典八卷，余既觀其諦且密也。私謂內典所論，四無礙解，故非一塗，於言音展轉訓釋，總持自在，斯名詞無礙解，則音義釋文是也；於能詮，總持自在，斯名法無礙解，則文法句度是也。往者震旦所釋，多局於文身名身，而句身無專書，欲知梵語，則不可不尋文法。曼殊比丘於此既發露頭角，余願其穀而充之也，抑大乘經論，以般若瑜伽二宗爲上，其於外道六師，非直相攻，蓋攝取者多矣。六師雖偏執，其深細遠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上，惟獨逸諸哲，庶幾游於其藩。下窺六師之書，不知大乘所以闊遠。吾土所譯，獨僧法有金七十論，韓世師有十句義耳。前者諸師有優波尼沙陀，後此商羯邏有吠檀多哲學，皆闕不傳。大乘孤行，無外道與之相校，則辯論廢而議漸微。曼殊比丘既知梵語，他日益進而譯諸師之說，以與大乘相輔，余又願其穀而充之也。——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震旦優婆塞章炳麟序。

梵文典序

劉師培

異殊作梵文典成，而索序於余。余思支那天竺古稱名邦，而漢民東遷以前，則相依若唇齒。觀艸昧之初，以因提名紀，因提則印第之殊文，而伶倫樂輶，軒轅西巡，均由大夏之墟，涉身毒之壤。故漢土語言，多導源梵語，如丘爲崑崙墟，其字從北，從人在丘南會意，此卽天竺之遺言。旁逮神名、地名，亦同音異字，或由聲轉，或由語訛，然循音以求，可審漢語所從來，以考其得名之始。特漢民宅夏以還，言容貴止，崇歛音而賤侈音，故歌麻二部之聲，鮮傳於中土，而漢民之語，遂與天竺相違。加以蒼頡造文，其書不行，與梵書左行相異。由是漢字主形，梵字主音，主音之字，立音爲綱，以音統義，故釋教既昌以後，亦兼崇法音。華嚴經云：『各以一切音聲海，普出無盡妙言詞。』普賢菩薩偈：『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蓋人自有身，咸具六根，惟此耳根，具足圓通。耳根緣境，音聲以生，故無量法門，音聲爲上。昔如來出廣長舌，說三藏十二部經，而觀自在菩薩，以耳根圓通，成正覺，得大自在。又佛經言：『昔日健連欲窮佛音，盡其神力，歷恆河沙，至一佛國，彼佛語連：『佛音無盡，非爾可窮。』蓋世尊普教，首崇說法，一切妙法，均由聞入。聲音既達，道無障閼，故山河雖隔，音義可通。若漢土之文，雖形聲並重，言字音區部古無專書。鄭許詁經，始爲譬況之語，以正音讀。魏儒孫炎創爲翻語，蓋直音之用有盡，反切之用無窮。反切之法，合二字以求一音，上字定位，必與本字爲雙聲，下字定音，必與本字爲疊韻。後儒說經，遞相承襲，惟兩字雙聲，必係同母，而中土前儒，未有字母之譜。至佛典西來，競相譯述，所傳字母，以婆藍摩爲最先，字母之數，四十七言；而華嚴字母，則數僅達四十。以訖有唐沙門神拱列圖爲三，一爲四聲，一爲五音，一

爲九弄。而唐僧守溫復製三十六言，以梵音之法，括中土之音，審聲辨似，各歸其紐，而等韻之學，得所折衷。近代巨儒，或斥字母爲夷學，侈言雙聲，蓋言字母，不知字母既立，定位分等，斯得統歸，而清濁輕重，高下疾徐，若網在綱，秩然不紊。此梵文有裨中土者一也。名家者流，侈言空辯，秦漢以降，辯學多淪。及鳩摩羅什播象教於西秦，遂開三論之宗，而三反之書，隱寓因明之律，學士大夫多崇其學，承魏晉清言之緒，以大暢玄風。是由辨名析理，遞起義端，偶持一義，反覆辯詰，言必遵則，而論理之學，日昌。嗣達摩南游，遂啓禪宗之派。唐代高僧，承曹溪之緒，機鋒迅捷，辯難多方，以寓言見真理。及玄奘西歸，法相之書，遂輸中土，而窺基諸師兼闡因明之說。三支之法，自是大明。用以正名，則考言類物，名實昭明；用以持論，則出入離合，語不違宗，剖析纖微，無微弗入。非惟推理之妙用，抑亦修詞之導師。此梵文有裨中土者二也。惟是梵言東輸，匪譯莫達，晉書鳩摩羅什傳，謂其「通辨夏言，尋覓舊經，多有乖謬，不與梵本相應。」姚興執舊經，羅什持梵本，互相考較，若新文異舊，咸會于理義。『是譯文訛異，自晉已然。蓋由漢魏兩晉之間，譯經高僧多出三十六國。彼取天竺之籍，譯以西域之文，復據西域之文，譯以中邦之字。語經重譯，輾轉相傳，加以詞多藻飾，落實取華，致與故書迥異。及玄奘通習梵言，妍機覩奧，于舊譯之經，重經更定。名曰斷彫，從朴而新，譯舊譯，非惟文字迥殊，卽義旨亦生差別，是猶六經有今文古文之異也。生其後者，非以梵文爲據，孰能溯厥本源，以判其得失？然元應慧苑之流，雖爲衆經作音義，僅徵漢籍，鮮引梵言，惟廣擷佚書，可資掇拾。至于宋代，翻譯名義集諸作，始有專書，然亦僅釋名詞，未標詞例。時梵語諸書，存者尙衆，通志

所列，卷目頻繁。及宋代以降，亦復湮沒不彰，惟梵文經典，猶存於關西雁塔。近代回部肇禍，盡付劫灰，不可謂非學術之厄矣。惟梵語失傳，故『菩提』『薩埵』本係二名，俗言誤合爲一詞，而『菩薩』遂爲衆神之號。『觀世音』三字，卽『觀自在』之異稱，俗言省稱爲觀音，而觀音遂同女神之列。略舉二例，餘可推求。今曼殊作此書，椎輪輦路，已啓其先。用此例以誦佛書，凡天地人物之名，均可卽音以求義。若譯文失其本眞，亦可參互考覈，以訂異同，此則徵實之學也。況舍衛遺墟，多中土未譯之經，儻曼殊有志西行，縱覽鷲嶺龍庭之盛，校理遺經，踵事譯述，使法音流布，橫徧十方，西土光明，廣昭震旦，則此書特其權輿耳。故舉梵文關於中土者，備著於篇，且以堅曼殊之志。——儀徵劉申叔序於扶桑旅次。

曼殊遺畫弁言

章炳麟

亡友蘇元瑛子穀，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父廣州產，商於日本，娶日本女而得子穀。廣中重宗法，族人以子穀異類，羣擯斥之。父分貲與其母，令子穀出就外傳，習英吉利語。數歲，父死，母歸日本。子穀貧困爲沙門，號曰曼殊。不能作佛事，復還俗。稍與士大夫遊，猶時時著沙門衣。子穀善藝事，尤工續畫，而不解人事，至不辨稻麥期候。啗飯輒四五盂，亦不知爲稻也。數以貧困，從人乞貸，得銀數版卽治食，食已銀亦盡。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爲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子穀少時，父爲聘女，及壯貧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間，所聘女亦與絕。欲更娶，人無與者。乃入倡家哭之，倡家駭走，始去。美利

加有肥女，重四百斤，脰大如汲水甕。子穀視之，問：『求耦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女曰：『吾故欲瘦人。』子穀曰：『吾體瘦，爲君耦何如？』其行事多如此。然性愷直，見人詐僞敗行者，常瞋目訾之，人以其狂慥，亦不恨。子穀既死，遺畫十數幅，友人李根源、印泉、蔡守哲、夫爲印傳之。——己未十二月，章炳麟書。

梵文典偈

何震

佛說一切法，聚十方僧衆，運此廣長舌，說無盡妙言。一佛一舌一音，以爲一切語言海，試從聲聞參正覺，普放光明證自在。——弟子何震拜題。

初步梵文典序

章炳麟

佛典自東漢初有譯錄。自晉宋漸彰，猶多皮傳，留支真諦術語稍密。及唐玄奘、義淨諸師所述，始嚴架其本書，蓋定文若斯之難也。宋初施護、惟淨亦轉譯大乘經論，無慮數十。宋子京與二師時代相接，顧疑方等般若諸部，並由此方僞造，其源出於老莊誠妄。要之譯述不善，使人疑殆。當漢世安世、高支、婁迦識等，已譯華嚴寶積般若之篇。（支婁迦識譯兜沙經一卷，即華嚴中品目；又譯道行般若經十卷，即般若中品目；安世高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即寶積中品目。世謂漢時無譯大乘者，其言甚妄，龍藏見存，盡往檢之。）其人既出，安息月氏於梵漢語則兩闕。漢朝儒先，經術雖通明，獨

短哲學，斯筆授者亦拙，名身尙疏，何有於持論，故於全部，特抽數卷譯之，而其文近於論語孝經及晉宋間，士大夫喜老莊言談始利，老莊於釋典，其術語誠弗能密切，時有相似，則僧肇道安諸師，又往往傳以清言。然觀童叟所譯智度中百十二門華嚴成實諸論，其本能文弗取道家反覆徵詰，能知其意。疏家或以老莊相傳，故前有成玄英之疑，（見慈恩傳）後有宋子京之惑，然則論次梵文，蓋其要哉。夫求大義者，慮弗能離訓詁，內典之有翻譯名義，若儒書有說文爾雅也。唐人說悉曇者，多至百餘家，今皆晦蝕不可見。始湛然著輔行傳，已多支離，及宋世法雲撰翻譯名義集，譌舛尙衆。余每恨裴公不爲斯錄，而令疎稱者，皮傳爲之也。廣州曼殊比丘既薨之，聞英人馬格斯卒，邇園林斯輩，皆有梵語釋文，雖簡略不能盡大乘義，然於名相切合不鑿，乃刪次其書，爲初步梵文四卷，余亦以爲可覽觀也。私謂內典所論，四無礙解，故非一塗，於言音展轉訓釋，總持自在，斯名詞無礙解，音義釋文是也，於能詮總持自在，斯名法無礙解，文法句度是也。往者震旦所譯，多局於文身名身，而句身無專書，欲知梵語，必將尋文法。曼殊比丘既發露頭角，幸穀充之，得令成就矣。抑大乘經論，以般若瑜伽二宗爲上，其於外道六師，非直相攻，蓋攝取者亦多矣。六師雖偏執，其深細遠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上，惟獨逸諸哲，庶幾游於其藩。不窺六師之書，不知大乘所以闊遠。吾土所譯，燭僧法有金七十論，韓世師有十句義耳。前者諸師有優陀尼沙陀，後此商羯邏有吠檀多哲學，皆闕不傳。大乘孤行，無外道與之校，則辯論廢而義潔微。曼殊比丘既知梵語，異日益進以譯諸師之說，得與大乘相夾輔，亦幸自厲，無安肆逐浮名嘽嘽而已。——章炳麟序。

曼殊畫譜序

河合仙

月離中天雲逐風，雁影淒涼落照中；（吾が兒は此景を畫きて獨り多し）我望東海寄歸信，兒到靈山第幾重？（兒は嘗て靈山に衲を振る圖を作りたり。）

吾が兒は少にして聰明せざりて、兼ぬて疾病多し、性畫を癖愛し。且つ遠游を好む、早歲はして家を出で、相に見ざるもの十餘年あり。指を彈きて吾が兒は年二十四なり。去夏始めて單を卷きて、東に來りて、余に省むことを得。適余に郷に居りて、緣慳して遇はず。今夏重ぬて來る、余の白髮は垂垂として老ひたり。其の過去帖を検するに及びて、其友劉子の贈る所の詩を見れば、『享君黃酒胡麻飯、（自註上人飲まざれども、毎に我が家に過ぎて、必ず強く一啜を以てと云ふ。）賒我白門秋柳圖、（自註上人と金陵に同客して、上人是の圖を手續じ、精妙として倫なし。）祇是有情拋不了、袈裟贏得淚痕麤。』（自註是な知らざりて何の故ぞ？）と云ふものあり。余は詢ひて我と其の姊と思ふことを知り。亦た涙を下して之を言ひ。吾が兒は情根未だ斷せざるや、今吾が兒は又決心して、將に梵土に謁して、梵學を審求せんとす。兒を顧れば、根器は薄弱といへども、余其の願力の莊嚴を冀ふ。詩一絶を爲して以て其志を堅くす。會に唐土の何震と云ふ女士、吾兒の零星諸作を集りて、示す是れの因縁を以て筆を泚して之を誌し。固り體例に礙ることなければなり。

——西戶部の茅舎に於て河合氏。

譯河合氏曼殊畫譜序

周作人

月離中天雲逐風，雁影淒涼落照中。（吾兒畫此景獨多。）我望東海寄歸信，兒到靈山第幾重？（兒嘗作靈山振柄圖。）

吾兒少不聰明，兼多疾病，性癖愛畫，且好遠游。早歲出家，不相見者十餘年，彈指吾兒年二十四矣。去夏，始得卷單來東省，余適余居鄉，緣慳不遇。今夏重來，余白髮垂垂老矣。及檢其過去帖，見其友劉子所贈詩，有云：

享君黃酒胡麻飯，（自注：上人雖不飲，每過我家，必強以一啜云。）貽我白門秋柳圖。（自注：與上人同客金陵，上人手續是圖，精妙無倫。）祇是有情拋不了，袈裟贏得淚痕麤。（自注：不知是何故。）余詢知其爲思我及其姊，亦下淚語之曰：『吾兒情根未斷也。』今吾兒又決心將謁梵土，審求梵學，願兒根器頗薄弱，余冀其願力之莊嚴。爲詩一絕，以堅其志。會唐土何震女士，集示吾兒零星諸作，以是因緣，泚筆誌之，固無礙于體例也。——河合氏于西戶部之茅舍。

曼殊文選序

胡韞玉

蘇玄瑛，字子穀，廣東香山人。歸沙門，自號『曼殊』，不能作佛事。善文藝，尤工續畫。性善啖，得錢即治食，錢盡則堅臥不起。嘗所以鑲金牙敲下，易糖食之，號曰『糖僧』。少時父爲聘女，及壯貧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間，聘女與絕。欲更娶，人無與者，嘗入倡家哭之。美利堅有肥女，重四百餘斤，脰大如甕，子穀視之，問：『求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女曰：『吾固欲瘦人。』子穀曰：『吾體瘦，爲君偶如何？』子穀精英文梵文，足蹟徧印度英美各國。性不喜留學生，嘗曰：『多一留學生，即多一賣國賊。』女子留學，不如學髦兒戲。其行似狂，其志實狷，今之人潔白如子穀者，誠不多觀也。不甚解世事。一日，余罵友人酒食之約，路遇子穀，余問曰：『君何往？』子穀曰：『赴友飲。』問：『何處？』曰：『不知。』問：『何人招？』亦曰：『不知。』子穀復問余：『何往？』余曰：『亦赴友飲。』子穀曰：『然則同行耳。』至卽啖，亦不問主人，實則余友並未招子穀，招子穀者另有其人。其行事往往類此。民國七年，以腸胃疾卒于上海，所著有燕子龕遺集，今錄文七首——
胡韞玉。

燕子山僧集跋

蕭九重

余友段君菴，深思好學士也。雖生長富貴，絕無執袴習氣，凡與交游者，無不敬而愛之。其生平最喜大師曼殊之爲人，於故師畢生著作披覽無遺。乙丑歲，余與其避暑麓山，每當山牕共話，把酒論文時，概以師之言行爲歸依，由此益可見其欣慕之誠，敬仰之切也。惟惜師之著述漫不成編，凡欲閱其文者，

每有搜索無從之感。段君有鑒於此，卽本其推己及人之至意，將師畢生著述，羅輯成編。則此後欲閱師之文者，可免東翻西閱之苦。卽段君慕師之至意，好學之本心，亦可以表示一斑矣。——巫城蕭九重跋於長沙第一師範學校。

蘇曼殊詩集序

柳亞子

七年前，余印行燕子龕遺詩，出青浦王君手輯，取材於南社叢刻，而多所芟薙，東鱗西爪，讀者病焉。厥後香山馮氏，吳興沈氏，吳門周氏，城步段氏，咸有所增補，顧於南社所錄，尙未能全及，遑論其他？吾兒無忌頃有『蘇曼殊詩集』之輯，既依據南社叢刻全部，得詩七十八首，復廣徵博采，別獲其他逸詩六首，都共八十有四首，附以斷句五聯，付聚珍仿宋局精刊行世。於是曼殊之詩，庶幾稍稍有完帙矣。書將成，屬余述其始末如此。——一九二七年一月，柳亞子。

燕子山僧集序

段旋菴

今夏讀書岳麓山中，嘗與友人論曼殊大師遺著，瑰麗豐達，出諸自然，以其漫不成編，引爲深恨。未幾，予復南旋省母，日與碧玉女史論談斯事，甚以成編爲勵。居匝月，予因事又復棄家。其間至亡父墓前數次，每至必以碧玉相隨，殷渥殊可銘感也。蓋以予之身世，無不與師相吻合，每誦其文，悽惻不啻爲予

道之師所造小說，今易得傳本，僅斷鴻零雁及碎簪二記。世盛傳焚劍絳紗二記，亦爲師作，予獲宜賓趙景深先生書，謂此二記爲其友某君（今尙存爲某報編輯）所造，非師之作，特所紀爲師事耳。此亦景深先生得聞於白采先生者。至文學姻緣暨英漢三昧集，係師編纂，因亦不爲收集，以師所迄譯者，僅文學姻緣中之沙恭答倫與星耶峯耶俱無生二章耳。——十四年中秋節，城步段旋菴序於長沙古城南書院。

絳紗記序

章士釗

人生有真，世人苦不知。彼自謂知之，仍不知耳；苟其知之，未有一日能生其生者也。何也？知者行也。一知人生真處，必且起而卽之。方今世道雖有進，而其虛僞罪惡，尙不容真人生者存；卽之而不得，處豚筍而夢遊天國，非有情者所堪也，是宜死矣。英有小說名家曰王爾德，曾寫一妙齡女優，色藝傾一時。演沙翁劇中羅密禾一齣，已去岳麗豔與羅密禾相愛，體貼微妙，曲曲傳神。自觀者視之，真天下有情眷屬也。無何，與一美少年遇，美少年愛之至，每夕必包廂觀岳麗豔劇終，必至幕後與之溫語。岳麗豔不知美少年名，惟稱之曰『美麗之王』。如是者久之，岳麗豔不自覺，漸移其所以愛羅密禾者，愛此『美麗之王』。一夕，『美麗之王』招兩密友，至劇場共賞岳麗豔，岳麗豔登場，忽如泥美人，不知所以爲演，觀者大沮喪，兩密友尤不歡，未終曲而去。美少年羞憤交迸，無所措手足。幕剛下，卽走覓岳麗豔，將痛責之。未